

# 跳傘驚魂



作者馬士林當年曾接受空高跳塔訓練，至今印象深刻。(圖/馬士林)

就在慶幸化解了一個危機的同時，我的傘突然也出現萎縮（消風）現象，連人帶傘墜落在正下方同學的傘上，並下滑穿進了對方的傘內，兩具傘彼此纏繞，當即用雙手將傘繩撥開，並設法將身體移出對方傘外，然而卻有一根傘繩纏繞在對方傘上，用盡各種方法也無法將其排除，在快速下降過程中，耳邊傳來地面教官喊話的聲音，要我們：「不要緊張，兩腿併攏，準備著陸」；眼看著地面上的樹木、房屋、人車變得愈來愈大，如排山倒海般迎面撲來，內心之焦慮、恐懼實難以筆墨形容；就在離地面約五十公尺時，奇蹟出現了，那根纏繞的傘繩竟然從我背後的傘帶鬆脫而去，兩人傘具即時得以完全張開，隨即按「五點著陸」要領，有驚無險安全著陸。

民國六十三年，我就讀於陸軍官校四年級，依當時學制，畢業前須完成跳傘訓練，遂於同年六月，與同梯同學赴屏東大武壠區，接受三週之跳傘訓練。

前兩週為地面各項跳傘基礎技能訓練，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模擬自機艙向下跳出的「高跳塔」下墜訓練；「高跳塔」高度為三十四英尺（約四層樓高），是人類心理的懼高點，對每一位受訓學員都是一種決心與毅力的考驗。

第三週開始實施密集的空中跳傘訓練，必須完成五次跳傘才能結訓（晝間四次、夜間一次），跳傘高度為一千二百英尺，空中停留時間約為五十秒；降落傘使用壽命為一百次，然而每個人每次領到的傘具都已經使用了九十九次。

第一次跳傘，可以說是在緊張、恐懼的心情下，順利安全著陸，第二次跳傘甫跳出C-119運輸機艙外時，就感覺氣流不太穩定，默數四秒鐘後抬頭檢查傘，發現正上方一個人影墜落在我的傘上，並沿著傘的外緣滑到我身旁，驚覺令人愛心的「蛙跳」發生了，把握住擦肩而過的瞬間，迅速打手勢給對

總同長。

【作者遠寫】馬士林，陸軍官校正四十二期，陸軍指揮學院七十五年班，曾任排、連、營長、國防部作戰室副處長、海巡署東部地區巡防局長、海岸巡防總局副總同長。



現在的傘兵空訓中心已遷移至屏東空軍基地旁，繼續扮演傘兵搖籃的角色。(圖/林建榮)

## 大鵬一村的老里長

筆者幼時住過的大鵬一村，父親時常往來的鄰居就是五〇年代戰管外埔雷達站的老同事何智叢伯伯，老眷戶則常稱呼他何里長。當時的臺北縣新店鎮將大鵬

一村劃設為獨立的行政區大鵬里，德高望重的何智叢伯伯蒙所屬前任首任里長，一幹就是十四年，村裡大小疑難雜症、調解紛爭，都賴其開誠布公，以德服眾，順利解決。

何伯伯祖籍河南滎陽縣，鄉音很重，每天晨間攜帶小收音機健走運動，是他累積數十年來固定養成的好習慣，一直到眷村改建為大鵬華城後，只要我返鄉早起出門，就必定在中庭看見他，即使下雨撐傘慢走也不例外。

在眷村改建的大鵬華城中庭，何伯伯與何媽媽深情互動，十分溫馨。(圖/張健常)



在眷村改建的大鵬華城中庭，何伯伯與何媽媽深情互動，十分溫馨。(圖/張健常)

前幾年有一次去探視何伯伯，他大方展示馬總統頒贈的抗戰勝利紀念章，這是民國一〇四年政府為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贈送曾參與對日抗戰的中華民國國軍官兵。他還翻閱一本類似通訊錄的小冊子，用筆記載著親朋好友的聯絡地址及電話，有許多劃線標掉的就是已往生的親友，自然不需保留了。我看了心頭飄過一絲感傷，人生苦短，把握當下最重要，明天和意外不知哪個先到啊！

日前藉連假期間回北部一趟，在社區中庭又巧遇何伯伯與何媽媽，畢竟歲月不饒人，除記憶力稍差外，他的活動力已不若過往，需要靠拐杖支撐慢慢地走，累了就坐下歇一會兒。趨前打聲招呼，很開心他還記得我，隨手掏出手機幫忙拍了幾張照片。何伯伯過完生日已高壽一〇二歲了，道賀長命百歲已不勝祝福之意，就祝願何伯伯鶴齡遐齡，福壽安康吧！

【作者遠寫】張健常，空軍官校七十八年班、空院九十二年班畢業；歷任飛行官、飛安官、試飛官、分隊長、考核官、組長、學指部指揮官、聯參官。

### 《役男交職歷練》

## 親身感受玉里模式

這次見學有幸參訪臺北榮總玉里分院，玉里分院為精神科專科醫院，並以醫院為基礎向外推展至整個玉里社區，即於院內提供精神科專業治療及生活復健、職業復健；於院外結合玉里鎮民與工作職場，幫助精神病患者重新融入社區，打破心理和社會層面的障礙，讓精神病患者得以回歸正常的生活，此乃精神科治療的最終目的。



參訪當時，玉里分院精神科主任鄭金元指出，精障如同高血壓與糖尿病，只要持續服藥便可以獲得控制，而患者在持續服用藥物治療後，出現攻擊行為的風險實際上相當低。比起病情的治療，現今精神病患者面對的最大問題是「污名化」，這源自於社會大眾對精神疾病及相關治療的誤解。

與其他地區相比，玉里鎮因時空背景，對於精神病患者已有相當程度的認識，接受度也較高，不少鎮民願意提供職場或出租房屋給病友，幫助他們走向社區。結合醫院與社區來治療精神障礙的病友，就是所謂的「玉里模式」。

的確，此次見學過程當中，我發現那些病況獲得控制、能進入社區工作與居住的學員（即精神病友），與一般人其實沒有差別。例如在院內遇到學員，向他們打招呼時，他們都會很有精神地答應，這種互動雖不起眼，卻使我明確感受到溝通的可能性，也就意味能與學員進行有意義的對話並相互理解，又如在玉里分院內職業復健場所之一的秀姑麵包坊參訪時，學員教導我們如何製作麵包，在面對詢問時，他們都能對答流暢，甚至能在空閒時聊聊自己的興趣。

**海外求職陷阱多 出境前請停看聽**

內政部移民署關心您

### 徵文快訊

《榮光雙周刊》加強徵稿，包括：榮民艱困跨海來臺，融入臺灣社會的往事；昔日軍中及眷村的生活、戰史；榮民子孫對於祖父母、父母及家庭的記憶；及青壯退除役官兵服役期間與長官、同袍相處憶往；退伍後求學、創業的經歷心得；文章請勿超過一千字，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與同袍的團體照、或求學、創業回憶照等兩張，照片請附說明。投稿請註明姓名、電話、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e-mail至ustory.gjony@gmail.com，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十二樓「榮光雙周刊編輯部」，稿酬從優。因投稿眾多，稿件未必刊登，一稿請勿多投，來稿恕不退件，請自留底稿。撰稿人須同意獲採用作品以「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為著作人，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刊登於《榮光雙周刊》及電子報，並編錄於輔導會專書等，也同意不行使（主張）著作權。